

陈肖人 著

仲夏夜之謎

仲夏夜之謎

陈肖人 著

目 录

妈妈.....	(1)
第一课.....	(15)
磨刀石.....	(20)
喇叭手.....	(24)
晨.....	(30)
楠竹青翠.....	(36)
打出来的队长.....	(54)
桥头会.....	(69)
不平静的河湾.....	(78)
古科长的癖好.....	(91)
“咳”	(99)
锁.....	(113)
跛哥.....	(121)
蛋蛋.....	(142)

仙乡亭三记.....	(149)
落红不是无情物.....	(165)
大山情.....	(181)
鸭吟.....	(194)
仲夏夜之迷.....	(206)
老人之恋.....	(212)
失物之迷.....	(225)
老孟的尴尬.....	(227)
“妈妈”	(229)
乡间秩事.....	(231)
后记.....	(244)

妈 妈

在母亲听来，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莫过于孩子叫“妈妈”的了。这是每个人还吮着母亲奶头的时候就学会了的第一句话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小时候我却说不来，那并非我是哑巴——如果我因生理缺陷，而失去叫“妈妈”的幸福，我的母亲是不会那么痛苦的。

我的母亲，是个从苦水里泡大的人。我出生还未满月，我的父亲便被生活折磨死了。父亲死后，母亲只好带着我，守着家里两、三亩薄地，孤孤零零地过日子。好在我们的邻居老寡妇张八婆，对我们十分亲热，常常到我们家里来，帮我编鸡笼，教母亲织布，母亲忙不过来时，还帮我们煮饭，扫地，手一闲就又把抱在怀里，教我说话，教我叫“妈妈”，叫“婆婆”，以后又教我走路。就这样，我们家总算平平安安地过了四、五个年头。

可是，我刚跨进六岁的时候，不幸的事情便发生了。

那一年，天大旱，从谷雨到夏至，整整没下过一滴雨。地里干得能晒谷子。人家有塘水、有男人的都辟水灌田去了。我家没塘，没男人，张八婆年纪又大，所以虽说母亲很能干，但没有帮手，也应付不了这个活。

伯父家里有一张塘，是全村最大的一张，足足灌得五十亩地。他五十多岁，常年练拳脚，不干活，身体壮得象一只老

虎，发现地里丢一根草，他都骂雇来的两个长工。遇上这些困难，母亲只好去求他，希望他帮我们一下。可是他回的话比外人都不如。他说：“哼，帮你？遇上这样的年头，谁也管不了谁。我的地也干了，我叫谁去？”

母亲央求他道：“阿伯，看在你的侄儿份上，可怜可怜这孩子吧。我没男人，也没塘水；你忙，不能替手，就让给我一些塘水，庝不了我就挑要，能种得一亩几分地，也就保命啦！”

没想到伯父听了母亲的话，竟发起怒来：“猪往前拱，鸡往后扒，各靠各的本事，谁也不能帮替谁。你没塘水，没男人，就另挑男人家去吧！”

这话把母亲气得赶快往回跑，再也不敢踏进伯父家的门槛。

第二天，母亲到地里看禾苗去，可巧溪里还有一丝丝细流，那是人家庝水出来，拦得不密，从上游渗漏下来的。于是母亲便把水流截住，准备等到傍晚水积多后，庝进地里。

天黑以后，母亲拿起大木瓢，一个人到地里庝水去。将到地头时，只听见远处有辘辘辘的庝水声，影影绰绰的还看见一个人影，身子一弯一伸，好象在庝水。母亲走近一看，庝水的人原是将水庝进我们的地里。母亲激动得心蹦蹦地跳，惊喜地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母亲想问：“你是人还是仙？”可是心跳得发慌，问不出来。

那人听见后面有说话声，便停了庝水，转过脸来向母亲道：“是我，阿嫂。”

“啊，是你呀，三叔！真感谢你啦！”

“我见你这块田也干啦，又没得人庝，就顺手给你庝

上。”

三叔是我远房的一位叔叔，平常很少说话，家里除了他以外，就没有旁人。他家很穷，地是种人家的，有时候还帮人打些杂工。他已经二十多岁，还没找到女人。象他这样无母无父，家里穷得连老鼠也不来做窝的人，人家是不肯把闺女放上门的。

母亲带着一颗纯真的感激的心对他说：“三叔，你真是个好！人！我怎么来感谢你呢？”

“谢什么？出点力气算不了什么。象你这样的人，别说帮点水，就是帮犁田耙地也是应该的。……夜晚啦，你回家带小孩去吧，这块田的水包在我身上就是。”母亲虽然看不见，但可以听得出三叔淳厚的话语里带着的腼腆的口气。

象三叔这些好话，母亲是听过不多的。要是三叔是个女人，也许母亲会投到她怀里，说一些更能表白心意的话。可是如今，母亲只能反反复复地说：“你真好，三叔，我真感激你，我和孩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。你回家吃饭吧——哦，不，到我家吃饭，我回去煮饭给你吃！”

“不用麻烦你啦，我已经吃过饭了。”

“不，你一定得到我家吃饭。你不好意思来，我煮好给你送去！”

“我说不吃就不吃，要是为这些小事，你非叫我吃不可，往后我再也不敢替手啦！”

“要不，你回去歇吧。我能庝水。”

“我不歇，我没累。你回家吧，都到夜晚啦！”

是的，夜晚啦，要是一对年轻人——一个是没有婚娶的叔叔，一个是年轻守寡的嫂嫂，在这寂悄无人的野外，谈谈

讲讲，不了解他们的人会说些什么呢？守寡人是最怕这些闲言闲语啊。于是，母亲只好感激万分地说：“嗯，真多谢三叔的照顾啦，往后，三叔有些什么破烂衣服，就拿来给我缝补吧！”

母亲热喷喷地回到家里，见八婆还逗着我玩，一进门便说：“八婆，田里有水啦！”接着，母亲便激动地把她到地里的前前后后经过说给八婆听。八婆听了，赞叹不已地说：“这孩子真好！”

往后，母亲久不久到三叔那里，拿回破烂的衣服缝补，还给三叔做鞋。三叔也常常到我们家里来。他来的时候，总是不多说话，只管埋头帮我家做工：劈柴啦，修理门板啦，修盖屋瓦啦，还给我做木枪，做陀螺。

然而，我们家的灾难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啦。关于母亲和三叔的那些闲话比牛毛还多，弄得母亲连挑水也怕去挑了。听说，为这些事，三叔还被伯父打过几个巴掌哩。

一天傍晚，三叔又到我们家里来，说他听不了人家的闲言闲语，这个地方住不下去了，准备到别的地方去。母亲和八婆正在用好语劝导他，突然，大门“乒乓”一声响，几个人象风一样卷进屋里来，里面也有我的伯父。他们一进来就把母亲和三叔绑住，说是捉到了一对奸娼，还把她们拖到祠堂里去，说什么为了严正族法，决定把三叔活埋，把母亲赶出村去。而我——说是无辜稚子，今后归他收养。至于我家和三叔的家产除了族上大会一餐，余下的连同田地一起统统归伯父所有。

那一夜，母亲昏迷过去好几次，等到张八婆偷偷到祠堂里去把她背回来擦了许多羌酒，把她救醒以后，她晓得三叔

已经让人家活活弄死，我又被夺走，一下子象疯了似的挣扎起来，说是要去跟伯父拚命。

八婆急忙抢上前去拦住她道：“你不能去啊，你这一去，我们俩都要死在他手下。我是不管死活把你背回来的呀！”

母亲挣扎说：“没有孩子，我不能活，我也会一死，我要咬他一口，死才心甘眼闭！”

八婆从旁拿起一把剪刀说：“废话，你要去碰死，我这条老命也不要啦。我不能看着你先死！”

母亲急得扑过去抱住八婆。两个人声高声低地恸哭起来。

母亲语不成声地说：“我……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……”

八婆抹着母亲眼泪说：“别说啦，天地长眼睛，我们没有罪过，害我们家破人亡的是那些天诛地灭的坏蛋！”

母亲在八婆家里偷偷住了两天以后，在一个黑夜里，八婆把她送到一个亲戚家里去。往后，母亲便在城镇替一个中学校长当保姆去了。

我失掉了母亲，是痛苦。但是，更使我感到痛苦的，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受辱的阴影。我简直不敢跟人吵架，一吵架人家就骂我做“杂种”，咄我，向我刮脸皮。我真忍受不了这种污辱，年纪越大，自尊心越强，越觉得非争一口气不可。但是，怎么去争一口气，不让人家侮辱我呢？我不知道。后来，伯父经常这样教我：“这都不能怪谁，只怪你母亲是坏种！她伤风败俗，辱没祖宗。你要恨她，才能赎回名誉！”

后来，我真的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母亲。我想，母亲真不是个正派人，为什么和同族的三叔发生那些丑事呢？要

不，我们不就好好地生活在一起吗？我就不会这样三天两天受人欺侮，我就不会这样受苦。

我还没跨过七个年头，伯父便派给我好些活路了。他比鸡醒来还早，他一醒来，就把长工和我撵起来。天天早上都罚定我拾回两个粪箕猪屎后才让我吃两碗稀粥。中午还要热猪溺、牛溺。傍晚以后的事就更多了，简直忙得吃饭时都喘不过气来。有时，我看见人家的孩子能进学校里念书，心里十分羡慕，便偷偷靠近学校，在门窗外探头张望。可是每次让伯父的儿子福生看见了，回到家里总免不了要挨伯父一场毒打，说我只会吃饭，不找工做。

等到我八、九岁，伯父便派我看牛，以后又叫我跟长工们到地里去干活。长工们不是本地本姓人，都是流浪来的，不过，他们没有小看我，重的活都没让我干。

张八婆从来不敢接近我。因为伯父曾几次上门去警告她，说以后她要是跟我谈些什么话，就象我母亲一样把她赶出村去，还狠狠地骂她是鸩母。

一直到十二岁，整整六年我都没得到母亲的一声消息。渐渐地也就把她淡忘了。

一天，伯父把我叫到厅堂，问我道：“阿寿，你今年几岁啦？”

我心里想：“他为什么问起这些来呢？是不是见我年纪大啦，分家给我？要是他分家给我，我连个煲也没有，我到那儿煮饭去？……”我真怕！便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十二岁。”

“嗯，十二岁，年纪不小啦。你知道是谁把你养大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是我！懂不懂？你的母亲，她是娼妇，勾搭本族男

人，伤风败俗。好得族上维持，把她赶出这块地方，我就把你养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哼，这母狗，六年来一直不声不嗅你，就象没生过你一样。现在你长大啦，近来听说她想念你啦。唉呀呀，想得真好！要是她叫你认她做母亲你怎么办？”

“噢，噢——”

“什么噢噢，你不识羞，认养汉婆做母亲，叫养汉婆做妈妈，一直到死还背个‘杂种’臭名！”

“不，我不愿，我死也不愿！”

“要是她送东西来诱惑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要！”

“不要，光这还不行。你要给点厉害她看，让村里族里人都知道，你和她是禾苗跟稗子，好歹不同，这才把‘杂种’臭名抹掉！”

“我把送来的东西丢进粪坑里去！”

“好，这才是吃饭长大的。你在这里稍等一会，一下子就有戏给你看。”

伯父走出去了，我象石头一样埋在那里，心里惶惶地忖想着。不一会，只见伯父领着张八婆走进屋里来。张八婆手上拿着一双鞋，一套衣服。她一边走一边颤巍巍地说：“阿寿呀，你妈这几年想你想得好苦啊！昨天我进城里遇见她，她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。今天一早我就在外边等你，可你的阿伯不让我进来。喏，收下吧！”

我心里从来没这么慌，就象第一次爬上人家树上去偷果子一样。过了好一会，我才口吃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不

要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这是什么话？孩子呀孩子，这几年，你母亲为你流的眼泪怕你挑也挑不起呀！你去看看她吧！我带你去，让她见见你的面啊！”

“不，我不去！”

张八婆气得直哆嗦：“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啊！别人说的不三不四的话你也听信？她——”

这时，伯父故意咳嗽了几声把八婆的话打断了。

八婆看见伯父面有怒色，忙把东西塞进我的怀里说：“收下吧，我走啦！”

我感到那包东西就象一盘火炭一样烫手，于是立刻把它扔到地上，说：“我不要！我不要！”

伯父看见我把东西扔掉，连忙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这才算有骨气！”

几个月以后，伯父叫我挑一担薯藤上街去卖。那担薯藤足有七八十斤。在我那样的年纪，居然能挑上这么重的东西，真是拼出吃奶力气来的。

那天，太阳猛得象一团火。脚板踏在路面的小石块上，正如抓一把刚炒熟的黄豆放在手心一般烫人。我没戴竹笠，把那件破小褂盘在头上，赤着膊，光着脚板，穿一条肮脏的短裤，就这样一口气挑上街去。

我上街的次数比过年的次数还少，一年没得上一次街。那时，街上什么“行”又多，摆卖薯藤的地方，我又不晓得在哪里，只好把它挑到人最挤最热闹的地方去，放在一棵树荫下面。我刚抹干汗，想透一透气的时候，在人丛里我看见张八婆远远地往我瞧，很快又消失在人海里了。

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都没一个人来问价，我正等得不耐烦，突然，一个带着颤动的柔声在我耳边传过来：“这……这薯藤卖吗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那是一位中年妇女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大眼睛又湿又红，眼眶铺着一层刚抹开的泪痕。她臂弯里挎一个小竹篮。我说：“卖的。你买吗？”

那女人老望我不放地说：“我不买。你摆在这里不是地方啊。是第一次上街吧？”

“不，去年上过一次。我不晓得摆在哪里呀！”

那女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眼睛还是不住地打量我，说：“来，我帮你挑到卖薯藤的地方去！”话没说完，她便蹲下来把薯藤挑起来。

“跟我来吧！”她拉着我的手。我便跟着她走。那女人一边走，一边盘问我：

“这薯藤是谁叫你挑来的？”

“家里人叫挑来。”

“多少钱一担？”

“三百五十元。”

“太便宜了，这担要卖得五百元。你认得票吗？”

“认得。是潘叔教我的。”我想告诉她里边一些缘由，但是，话太长了，我便没说。

她回过头来望我，见我光着膀子，头上一丝不戴，说道：“日头这么大，你连竹笠也不戴，会生病的。来，戴我这顶吧！”说着她便把她的竹笠戴在我的头上。

我推让开道：“我惯啦，不怕日头晒。你戴吧！”

“不，这会弄坏身体的。以后出门要戴上竹笠，穿上衣

服，防备万一刮风下雨。人就怕生病，一生病什么都不好弄啦。记住我的话啊！”

“我不怕生病，我身体顶壮哩！”

“噻，你千万别这样呵，你怎么不听……不听大人的话？”

这时，她回过头来给我一瞥，很快就回转过去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我仿佛见她的眼圈更红了，眼角挂着泪珠。我心里想：“她哭啦。她为什么哭？她是可怜我，为我哭么？啊，这个婶婶心地真好！”想着，我紧跟上去对她说：“婶婶，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，我听你的话就是。”

我不说犹可，一说她便放声恸哭起来。我见她哭得这样伤心，一下愣住了，鼻头也有点发酸。

她哭了一会，才捂住脸，抽抽噎噎地说：“寿儿，……你……你认不出我了吗？……”

你，你……啊，原来是我的妈妈。我的心重重地一震，叭的退开一步，感到这瞬间简直象在作梦似的。我不知道心头那股是什么滋味，又酸，又甜，又苦，又辣。我的眼睛也热辣辣的，大概已经流泪了。这时候，我真想倒头伏到她的怀里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对她诉说我受的苦，受的难，对她诉说我常想又不敢多想的思念。对她说：“妈妈呀妈妈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”可是，这句话直哽在喉头，死也吐不出来。

她见我不说话，便一把拖住我，象求救似的尖叫道：“寿儿，你就不能叫我一声‘妈妈’吗？……只要你叫一声，我心就暖了，就是死在阴间也不感到孤孤单单了呀！……”

听她一说，我的心不是在跳，而是在上下左右地翻滚。

妈妈呀，要是我生来就是个哑巴不就好了吗！可是我偏偏长着舌头，长着嘴巴呀！

此刻，我的头象刀砍一样发痛，感到天旋地转，房屋倒转过来，一切都在失常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伯父凶恶的面孔浮现在我的跟前，他那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。而“杂种”，“臭母狗”，这些词儿象无数只黑地蜂一样往我身上刺。……我跳走开，冲着她道：“我没有妈妈！你……你是坏种！”

我这一说，母亲那双温良的眼睛，蓦地变得黯淡无光。她稍闭了闭双目，便举起颤巍巍的手，向我走过来。我木然站着。啪！啪！她左右给我两个耳光。这两下很响，很重，仿佛多年来的冤屈和积愤都在这下子宣泄了。我没有哭，而她却低着头，放声恸哭起来。她一边啃着那只打我的手，一边呜咽：“想不到，想不到呀，我年年月月流的几多眼泪算是白流了！……”说完便撩起衣襟，蒙着脸，象喝醉一样，一步高一步低地走开。

张八婆喘着气赶来，见母亲这般情景，便指着我的脑袋说：“哼，你呀，你呀，你这个畜牲！”

我呆呆地站着，目送着八婆赶上母亲，消失在街巷深处。啊，天底下的母亲，不管孩子做过多么荒唐的事，犯过多大的误失，只要孩子叫一声“妈妈”，就会伸出颤抖的手，抚摸孩子的头发，流出酸苦的眼泪；可是天底下的孩子哪，对母亲就未必有这种感情啊！这时候，我感到全身象发高烧一样难受，好象已经失去了知觉，一些赶圩的人挑担子撞着我，也毫无感觉。我真想找个窟窿钻进去，躲避周围一切人。我甚至这样想，要是一辆大汽车把我咔嚓辗过去，死

了才服舒呢。我走呀走，不想回家，也不想呆在圩场土，毫无目的地走。那时，我才真正懂得伤心和流泪是怎么回事，越走我越感到心象钩出来一样绞痛。走到一个僻静的岭坡，我便扑在荒草地里痛哭起来……

天黑下来，萤火虫发光的时候，我才回家。一回到家里，伯父便伸手叫我拿钱出来。我拿不出，扁担也不见，气得他屈起手节，往我头上密密地砸了几下，就象捶一枚从烂泥巴里捡到的锈铜钱。我头上起了几个大疙瘩。

那一夜，饭也没得吃，我躺在床上哭了半夜，还是那位长工潘叔怜悯我，夜里偷偷进厨房打饭给我吃，他是外乡人，年纪没上三十岁。我一吃完饭，我便跟我说：“喂，老弟，我们逃走吧！”我说：“往哪里走？”他说：“你先向我发誓：敢不敢走？”我向他发誓说：“敢，只要你带我走，到哪里我都去！”我想：在这里太受人欺侮，我早就想逃走，现在不正是时候吗？他伸出大手往我胸膛一拍说：

“好！有胆量，我带你走。我们逃到远远的地方去，给人家烧砖瓦，我懂得这门手艺，收你做徒弟！”

我激动得爬起来说：“真的要走？”

他磨着牙根道：“他娘的，这狗禽，要是我没骨头他都吞下去啦，不走还住得下？”

当晚，我们打了小包行李，在狗吠声中离开了村子，漂流到异乡去了……

第二年年底，世界变了，天地翻新了，解放军来了，于是，我又想起故乡来。尽管我在故乡生活得如何忧郁，如何不愉快，但我对那里的一山一水都有感情。离开家乡整整一年多，家乡是否象这里一样解放了呢？那个吸血鬼的伯父是

否被斗倒了呢？我多想长着翅膀飞回家去，捏起拳头狠狠地揍他几拳啊！我更想起了母亲，一想到她，我就极度的痛苦。自从那次挨她打了以后，不知怎的，母亲那张泪涔涔的面孔老是嵌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想，如果母亲还活着的话，她永远不会宽恕我了吧？如果她不在人间了呢？……啊，我真不敢设想。

翌年春天，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，打开一看，才知道是母亲请人代写的，字迹已经让泪水沾得模糊不清了。

寿儿：

两年多来，我一直打听不到你的下落。不晓得这封信你能收到否？

去年，八婆把我接回村子。我对老家，一切都生疏，又都很熟悉。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为我哭，为我的儿子哭！

村里已经土改。那三亩地回到老家啦。那个吝啬鬼，那个害得我们子散母离，家破人亡的瘟伯父已被斗垮。现在大家都很同情我，不小看我啦。儿呀，我能这样得到人们的理解，就是做鬼也无怨言啦！

寿儿，那次我重重地打了你两下，我真后悔，我把那只手咬出了血。回来后便病在床上，好几天起不了床，也吃不下饭。我真以为就此死去。

自从那次得病以后，一病就断不了根，整天咳嗽，饭量比猫还少。现在我还躺在床上，这两天好象又加重了。寿儿呀！我真想作梦去见一见你，可